



一旦醒来，就充满活力，连空气里都有机会的气味。上海又像一条家狗，对自己认同的人非常亲切慷慨。”

从他城，到我城

改革开放后，上海的马路上慢慢又能见到外国人了。“他们可以找到六十年以前长辈从上海带回去



上图：
(左) 犹太难民纪念馆。
(右) 当年，一对犹太夫妇买了上海生煎。

对他们刮目相看。”

金宇澄小说《繁花》里写：“阿宝十岁，邻居蓓蒂六岁。两个人从假三层爬上屋顶，瓦片温热，眼里是半个卢湾区，前面香山路，东面复兴公园，东面偏北，看见祖父独幢洋房一角，西面后方，皋兰路尼古拉斯东正教堂，30年代俄侨建立，据说是纪念苏维埃处决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打雷闪电阶段，阴森可惧，太阳底下，比较养眼。”这座“洋葱头高高低低”的蓝色圆顶东正教堂，也是当时白俄生活所留下的遗迹。2010年世博会前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曾出版过“上海的外国文化地图”书系，多达8册，囊括美、英、法、俄等多国，可见异国文化曾为上海增色不少。

到二战时，上海又一度成为犹太难民的庇护所。在今日虹口的犹太难民纪念馆，你可以看到一面墙上镌刻了13732个曾经居住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名字，这是世界上唯一一面以“拯救”而非“死亡”为主题的名单墙。从1933到1941年，上海先后接纳了至少1.8万名来自德

国及德占各国的犹太难民。身无分文的犹太难民在抗战期间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只能到处打零工干杂差，送煤球，修电器，烤面包，卖报纸，什么都干。还有的自己开了杂货店、面包店、药店、水管铺、锁匠铺、女帽铺、裁缝店。1939年以后，随着战火渐渐远离上海，犹太人开始经商办实业，还在提篮桥附近开设了许多具有中欧风情的咖啡馆、酒吧和餐厅，成为远近闻名的“小维也纳”，直到二战结束才陆续回归故土。

一位曾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写道：“虹口人民他们承受着比我们更多的苦难，但他们却对我们的遭遇万分同情，这是我一生中最让我觉得神奇的事情。怎么会有人过着比我更艰辛的生活却仍能对我的遭遇感到难过并与我友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童年的心灵始终都留驻在上海……我充满感激的心永远留在中国并世代留存。友善地对待需要帮助的人是人类的一种胜利。”

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中描述：“上海的确像一个睡狮，

的明信片，宽阔的外滩，沿江而立的雕像，就像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在家乡的日子里，他们就隐约听到过上海欧洲人的传奇故事：在上海发了财，在上海遇见了心爱的姑娘，在上海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奋斗的机会，在上海过上了高人一等的的生活。甚至还有只凭着一张欧洲人的脸和一个贵族头衔，可以在上海最豪华的饭店里白住，在上海最美味的餐馆里白吃，而没有人怀疑这个人是否付得清账单，直到几年以后东窗事发。虽然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可听上去还是让欧洲人舒服，像是有个喜剧等着你似的。”陈丹燕写道，“上海真的是个奇特的城市，当这里的大楼里云集着谋生的外国人，它就是在发展，当在它的街道上只